

「土」生「土」長的當代藝術

生長在湖湘城市，工作在都會北京，畫家敖松從未料想到，當他來到河北太行山裏的偏僻小山村時，會與鄉村結下不解之緣。他融入鄉村13年，從社會學視角觀察和描繪鄉村。前沿藝術的碩果從最鄉土處結出，二者卻毫不違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圖：受訪者提供

●油畫《盛宴》



●鄉村生活為敖松打開了創作新世界。



從社會學視角繪鄉村巨變 畫家敖松：

敖松現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1994年，他從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油畫專業畢業，來到中國農業大學任教。但這所高校並沒有藝術專業，更談不上藝術氛圍，加上庸常生活的消磨，他內心徬徨，找不到自己藝術之路的前行方向。

融入鄉村 打開創作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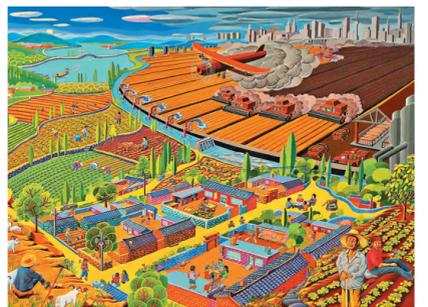
轉機雖遲但到。2011年，因一個偶然的機會，敖松和人文與發展學院的老師、同學們一起，來到了河北易縣桑崗村調研。桑崗村地處太行山北部，因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經濟非常落後。敖松說起當年的觸動，眼前凋敝的鄉村景象鋪陳開來，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張力，喧囂的都市與沉寂的鄉村、鋼筋水泥構築的叢林與青石疊就的院落形成強烈的對比，讓創作靈感在心靈的繭房中破壁而出。「來到這裏，讓我產生了久違的強烈的創作衝動，我要以『鄉村』作為自己今後創作的主题，在鄉土中探索自己的藝術道路。」

第二年，他再次來到桑崗村租下了一個空置的農家院落，開始了自己與鄉村為伴的藝術實踐。而今，13年間，每年他都要到這裏呆上幾個月。「中國延續2,000多年的農耕社會，孕育出輝煌的中華文明，當一位藝術工作者在思考自己的藝術道路時，『鄉村』是永遠無法繞開的一環，因為這裏有中華文化的根與魂。」

關注農村留守婦女困境

在桑崗村，敖松將自己定位為這片鄉村的陪伴者、觀察者和體驗者，在這片陌生而沉重的土地上，他的藝術創作進入了爆發期。這個時期，他最重要的作品是《鏈與門》。站在這幅2米多高的作品前，會被它強烈的衝擊力所震撼。厚重的木方釘成畫框，鏽跡斑斑的鐵鏈橫七豎八地纏繞着整個畫面，正中間是紅銅製作的老式銅錢「孔方兄」，他描繪的畫面則擷取了留守鄉村婦女在勞作、操持家務、哺育孩子、贍養老人的典型場景。

在貧窮的鄉村，男人外出打工了，婦女留守家庭，不得不獨自支撐起鄉下的家，沉重的家庭重擔壓得農村婦女喘不過氣來。為了表達這個主题，在畫完小稿後，敖松感覺僅僅通過油畫材料，很難呈現現實的沉重感，有一次他在村子裏閒逛時，偶然發現了一件當地農民丟棄的榆木老門，老門已經飽受歲月風霜，嚴重風化，但依舊給人以厚重而堅固的感覺。他想到，這扇老門不



●油畫《對峙》



●數碼影像《啊，老井》

就是這片古老鄉村的寫照嗎？於是，敖松決定圍繞這扇老門來創作這件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敖松將畫面直接繪製在這扇老門板上，門上原有的鐵釘、銅鎖都保持了原樣。與傳統的油畫不同，這是一件綜合材料作品，除了鐵鏈、木門，以及紅銅製作的「孔方兄」外，他還採用了多種媒介的融合，如在銅錢的方孔內，放進了一塊顯示屏，通過視頻展示農村男人在陌生城市打工、為了家庭的收入掙扎生存的黑白畫面，這寓意着這片鄉村裏的「男人」雖然與留守婦女同處一個整體畫面，但卻被「孔方兄」分割在兩個「世界」，作品透露出讓人窒息的沉重與無奈。

社會學視角成個人藝術標籤

敖松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在創作中引入了社會學視角來觀察鄉村，以理性的剖析結合感性的藝術表達，將抽象的社會學概念與具體的個體生命狀態結合，探索藝術作品社會功能與審美功能的高度統一。他筆下的鄉村，不再是簡單、直接的鄉村風情，以及關於鄉村人物的描繪，而是在作品中展示對中國鄉村生活、鄉土困境的思考和人文關懷。

如《雲中漫步》中，凝結着時光的巨大石塊之上，行走的佝僂的白髮老人；《啊，老井》中，被機器拖走的老井和即將乾枯的樹木……都表達了他對鄉村文化、鄉村發展的沉重思考；而《村殤》《對峙》這些作品，儘管畫面、色彩更加明亮艷麗，但呈現的鄉村困境與之形成強烈的對比，傳達出一種荒誕的諷喻。

而作品《盛宴》，更是堪稱一幅關於「三農」問題的「天問」。據敖松介紹，這幅作品集中了與鄉村密切相關的如糧食安全、環境、留守、災難等一共15個問題。

著名社會學家、長江學者葉敬忠教授評價說，敖松的藝術創作，讓抽象複雜的社會學概念及思想竟然可以如此直觀地以視覺方式呈現，對社會學研究成果的傳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鏈與門》這幅作品也得到了葉敬忠的高度肯定，後來葉敬忠在和潘躍、賀聰志共同撰寫的《雙重強制》一書出版時，將其選作著作的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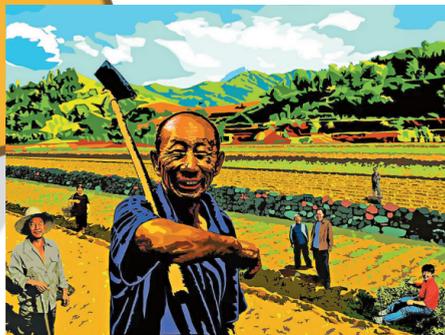
當代藝術從鄉土開花結果

在這片偏僻的鄉村，敖松貪婪地吮吸精神乳汁，但他的藝術並不是鄉土的、傳統的，而是前衛的、現代的。他非常具有先鋒氣質的藝術風格，站在他的諸多鄉村作品前，一望可知。

對於這種反差，他表示，題材並沒有傳統和當代之分，主要看創作者的個人視野和藝術理念。當代藝術也能夠從最鄉土的地方開花結果。

時代在變，現在的桑崗村也在變得更好，山村良好的生態環境也吸引了遊客前來，相比過去，鄉村經濟搞活了，農民的生活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桑崗村的點滴進步和變化，都讓敖松欣喜不已。他的絲網版畫作品《在希望的田野上》《歸》等，正是這種喜悅之情的投射。這些作品有着明麗的色彩，人物的臉上都洋溢着歡樂和喜悅。即便是《歸》中的老農，也少了著名油畫家羅中立的代表作《父親》中的「父親」那樣的沉重和滄桑，這種田園牧歌式的作品，或許就是敖松心目中的鄉村理想國吧！



●絲網版畫《歸》



●綜合材料作品《鏈與門》



●徐泓在專訪中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
中新社

著名歷史學家許倬雲於當地時間8月3日在美國匹茲堡逝世。作為許倬雲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任期的學生，台大歷史學系前主任徐泓第一時間在社交平台發文：「我們的老師許倬雲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五歲。」

接受專訪時，徐泓回憶了不同時期與許倬雲的交往。談及家國情感的昇華，徐泓坦言，許先生是有些自我矛盾的，他一方面非常愛國；一方面又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到晚年，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也是他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

徐泓最近一次和許倬雲見面大約是十年前，恰逢許倬雲回台，在台灣政治大學作講座教授，主持一個重新解釋中國歷史的研究計劃，「他請我幫忙參與一部分。這是我們線下見的最後一面，只是簡單敘舊。後來他身體一直不太好，不良於行，不能頻繁回來。雖很多年沒見面，但我們有郵件往來。我近期有一篇關於明代國號研究的文章，還去信諮詢過許先生的意見。」

許倬雲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擔任台大歷史學系

主任，這和徐泓在台大歷史學系的求學時期高度重合。徐泓憶述老師對自己治學等方面的影響：「1964年，老師開了一門中國上古史的課，我們這些學生都去選。後來他擔任系主任、所長，一直做到1970年，他開的課我基本都去上過。」

徐泓猶記得，許倬雲會盡量利用考古研究材料和文獻來授課，每次課分三個課時，前兩個課時會請「中央研究院」的專家上課，「考古學家李濟之（李濟）先生來講了大部分，談過很多安陽考古的事。剩下一個課時許先生會進行總結整理，並把他自己的想法講給我們。台灣過去也有人開過中國上古史，但像他這樣系統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教大家寫現代的期刊論文，是沒有的。他那時還編了一本《中國上古史論文選輯》，教我們用新方法學歷史。」

徐泓表示，那些年許倬雲對他的影響還包括精神層面。「他不良於行，但上課不會一味坐着，有時會拄拐杖起身子。後來他在台大改裝了一輛摩托三輪車，方便行動。許先生堅韌不拔的精神讓我們很敬佩，所有的困難他都想克服，學生要幫他，他不肯。在家時，他還洗碗，即便摔了還堅持洗。許先生一輩子就是這麼一個性格，在我看來是了不起的。」

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

徐泓分析了許倬雲1970年選擇赴美原因：「這和當時台灣教育界發生的幾件事有一定關係。首先是當了快20年台大校長的錢思亮在1970年卸任，學校氛圍出現變化，許先生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另外他提到，由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受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一些人指責台灣史學界被美國控制，由台大和「中研院」合聘的許倬雲是被重點批

徐泓緬懷老師許倬雲： 中國、中華民族在他心中格外大

評的對象之一。「許先生當時仍參與了台灣很多的文化、學術方面的公共事務，到美國後也經常在《中國時報》《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蔣經國去世後成立的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許先生是創始會員之一，資助了美國多所研究機構設立中國研究教職、提拔年輕學者。許先生不僅在史學界影響大，在社會層面影響也大。」他說。

關於許倬雲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徐泓表示，許先生一直堅定反對「台獨」，對於中國史研究的視角問題也一直沒變。「許先生主張將中國史放入世界史視野做研究，晚年出版的《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對這一觀點有系統性闡釋，許先生要尋找世界主義的中國。這與他的老師、同鄉錢賓四（錢穆）先生等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中國史的態度相左。」

由此，他認為許倬雲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愛國；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僅以中國為中心看中國史，認為要以更大的歷史格局研究中國。「到了晚年，可能是看到美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暴露弊端，在他心中，中國、中華民族的地位不斷加強，這一塊的『面積』格外大了。我想這也是他之前在受訪時談到『但悲不見九州同』有那麼大情緒波動的原因。」

另外，他提到許倬雲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抗日戰爭，見過中國人遭到的摧殘和磨難。「另一位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曾說，在抗戰中成長的中國人沒有不愛國的。我想這句話在許先生身上也是體現得淋漓盡致，尤其越到晚年對他的影響越大。許先生和何先生都是美國籍，但二人在晚年都表達過，百年之後希望將自己的墓地移回大陸老家，落葉歸根。據我所知，許先生生前已在無錫找好了墓園的地方。」



●許倬雲肖像。 許倬雲個人微博



●許倬雲先生在江蘇無錫為自己準備的墓。 受訪者供圖